

辽宁搭台，聚合全国精锐协同攻关—— 用古DNA破解红山人之谜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包括牛河梁在内的多处红山文化遗址目前仍在考古发掘中。

核心提示
4月26日，全国考古人才计划重点项目——“生物考古视野下红山文化人群、社会与生业经济研究”在沈阳召开开题论证会，以此为契，辽宁搭建开放平台，聚合全国精锐协同攻关，不再局限于研究玉器、遗迹，而是用古DNA与同位素等生物考古技术直接对准“人”，从遗骸中寻找答案。项目同时强调老中青搭配，在实践中培育考古新人。

把目光对准“人”：从遗骸中读取先民身世

红山人到底从哪里来，最终又去了哪里？红山社会到底是父系，还是母系？红山先民到底靠农耕还是渔猎生活……4月26日，一场重要的考古研讨会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上述红山文化“未解之谜”，已经确定为今后几年重点研究内容。这场会议，也是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重点项目——“生物考古视野下红山文化人群、社会与生业经济研究”开题论证会。全国考古领域的专家、高校科研团队齐聚一堂。大家围绕一个核心目标发力：辽宁搭台、全国聚力，用前沿科技破解红山文化千年谜团，同时培养更多考古新人，让古老文明研究薪火相传。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演进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五六千年前，在古辽西大地上，红山先民们建起祭坛、女神庙，雕琢出精美的玉器，点亮了史前文明曙光。但长久以来，诸多疑问一直没有答案：同一座石冢里，那些逝者之间彼此是什么关系？红山先民靠什么吃饭生存？族群结构是什么样？社会是怎么运转的？这些未解之谜，成了考古界一直想攻克的难题。而这次开题会，就是要打破这些研究僵局。在今后几年的研究中，一方面，用前沿生物考古技术，直面历史谜题；另一方面，靠辽宁搭建的开放合作平台，汇聚全国力量，联手破解难题。项目牵头人、吉林大学蔡大伟教授给出了红山社会这些“未解之谜”清晰的解题思路，即不再局限于研究玉器、遗迹等老路子，这次要把目光对准“人”。也就是说，依靠古DNA分析、同位素检测、体质观测、动植物考古等多种科技手段，深挖红山遗址里的人骨、兽骨、植物遗存。这项研究，填补了红山文化生物考古的空白。

据悉，用科技手段破解历史谜题，结果更科学、更准确，能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实打实的证据。

不闭门搞考古：让全国力量参与进来

好的研究，离不开好的平台。作为红山文化的核心发掘地，研究主阵地，辽宁早已敞开大门，搭建起开放共享的考古合作平台。“辽宁采用开放心态、搭建开放平台，邀请各方力量一同研究红山文化值得点赞。”研讨会上，红山文化研究专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挑起大指。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破解谜题，不能靠一家单打独斗，必须汇聚全国智

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玉说。近些年，我省文物考古部门主动打破科研壁垒，敞开资源、开放平台，把考古资料、出土标本、遗址数据向合作高校全面开放，让外地专家、青年学者能直接参与牛河梁等核心遗址的研究与检测。去年底，红山文化多学科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沈阳举行，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辽宁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加入研究合作机构，一起攻关重大课题。不闭门搞考古，不独享文物资源，让全国优质力量，都能参与到红山文化研究中来。而这次的重点考古项目，正是开放平台结出的硕果。此次项目由吉林大学牵头，联合中科大、河南大学、山西大学、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高校和考古部门，多领域专家联手，老中青团队配合，优势互补、协同攻关。辽宁出资源、搭平台，全国团队出技术、做研究，让难题破解有了十足底气。“未来辽宁还会继续扩大开放平台，欢迎更多高校、科研机构加入。”白玉说。这次开题论证会，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培养考古新人，留住研究力量。蔡大伟教授明确提出，作为国家考古人才重点项目，不仅要出科研成果，更要育专业人才。项目推进过程中，会让青年学者、高校学生全程参与。从田野调查、标本采集，到实验检测、数据分析，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老专家带年轻人，跨单位联合培养，一步步打造一支懂红山文化、精生物考古的青年队伍。记者了解到，辽宁也把人才培养，纳入开放平台建设中。依托合作平台，常态化开展学术交流、实训实践，给青年学者提供机会、搭建舞台，让红山文化研究有人做、有传承。文明无言，考古有声。随着开放平台不断完善，考古项目稳步推进，年轻考古人才逐步成长，那些红山先民起源、生活、社会样貌等“未解之谜”，终将一一揭晓。

文化七日谈 QIRITAN

年轻人为何愿意为老片“打飞的”

赵丹

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落幕了，但很多人的心似乎还留在那里。500多部海内外佳片，3天的预售票房高达4800万元，近三成影迷跨城而来，只为赴一场为期数天的光影之约。4月，在北京小西天，在全城大大小小的影院里，天南海北的年轻人短相聚，然后又散去。北影节是一个年轻的电影节，尤其是观众群体也很年轻。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群年轻人年复一年奔来，究竟是为了看什么？大多还是经典老片。据北影节开售2小时售票战报显示，首映电影票是1996年的《甜蜜蜜》，最受影迷喜爱的影展单元是“致敬·纪念”“致敬·修复”和“嘉年华”，其中前两个单元里满是几十年前甚至近1个世纪前的老片子。在移动小屏片源充斥的今天，年轻人费尽周折在大银幕上看一部旧电影，不只是怀旧，也关乎体验与认同。一位影迷说：“电影应该是生长在大银幕上的。”在北影节，不少经典作品是4K修复版，画面的质感、声音的细节，只有在影院中才能被完整感知。更重要的是，在座无虚席的影厅里，你能明确地知道自己并不孤独。当《一代宗师》里宫二淡淡说出那句“我心里有过你”，你听见身旁传来轻轻的叹息，那一刻的情感共振与集体认同，是任何私人观看都无法比拟的。这种认同，不止于物理空间的共享，更在于精神层面的共振。仔细琢磨这届北影节片单，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老电影，共性往往是有着超越时代的文化内核和精神内涵。比如1935年的《天伦》，是第一部在美国发行放映并取得成功的中国电影，其中蕴含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东方伦理；1974年的《四季开花》改编自评剧《花为媒》，承载的是传统戏曲美学与民间叙事的生命力。再比如1982年的《茶馆》、1994年的《西楚霸王》、2005年的《傲慢与偏见》……这些电影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在审美极为多元、年轻人口味变化飞快的今天，仍然能引发人们对“何为家”“何为美”等命题的持续思考。话说回来，年轻影迷“怀旧”，未必是真向往过去，可能还是对优质内容匮乏的无声反抗。在流行文化盛行的今天，一个好片子的出现越来越难，而一旦出现了一个好片子，很快就会出现一批同类型电影。当遵循商业逻辑的工业化作品越来越多，有灵韵的“手搓”好片显得更加稀有。于是，电影节成了一座“桃花源”，一年一度“落英缤纷”，而日常的电影院则“无问津者”。市场永远需要能经受时间凝视的好故事。北影节虽然已经落幕，但关于好电影的渴望从未退场。不事见诸于表的奔赴，不止于办好电影节本身，更在于源头活水般的焕新。中国电影人，需要沉下心来打磨，在经典与新作、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创造有文化、有审美的好片子。只有当日常的影院里，也常有值得“奔赴”的片子，电影节的狂欢，才真正照亮了前路。

“离开故乡写故乡，给了我更多想象空间”

——专访辽宁籍作家赵松

本报记者 刘海博 文并摄

近日，定居上海的辽宁籍作家赵松回到家乡参加第十五届全民读书节启动仪式，并带着新书《等下雪》在北方图书城与读者见面。在“文学与故乡”读书分享会开始前，赵松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围绕写作风格、家乡影响、南北体验与时代困境等问题展开对话，在一问一答间，表达着对文学和当下的思考。

谈创作：用冷静的笔触关注当代生活

本报记者：《等下雪》这部小说集出版于2025年10月。同名小说《等下雪》获2021年“收获文学榜”短篇小说榜第二名，《谁能杀死变色龙》获2022年“收获文学榜”中篇小说榜第三名。您认为，它们被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赵松：《等下雪》主要是关注当代社会中人的存在感的不断模糊，人的精神困境、悬浮感、茫然感，还有人际关系的日益脆弱，以及疏离与断裂。很意外的是，这部小说集中，我收到读者反馈最多的是讲述男性友谊的《高山流水》。它主要呈现了日常生活中男性朋友之间的友情、理解、误会、矛盾和微妙的深层疏离感。我们无法预判读者会喜欢什么，或许大家从这篇小说里读出了关于友情关系的困惑，还有对孤独的共情……一篇小说能引发读者的丰富想象，可能就是文学创作本身最迷人的地方。
本报记者：您的作品一直聚焦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
赵松：当代社会，人的流动性是在不断加大的，人似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曾经固化的生活模式被打破，亲情、爱情、友情都不再稳定，处处充满变数……这些不确定性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交流明显变少了，导致误会永远比理解多，很多人的内心是孤独的、缺乏真实的归属感。我总是试图通过小说去探究当代人的真实生存处境和精神困境，通过展现种种貌似平淡的人际关系，不断映射出整个时代的心灵底色。
本报记者：读者形容您的文字冷静、克制又疏离，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赵松：我出生在抚顺，那里的冬天有东北城市特有的干冷。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确实是会受到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在写作风格上，我始终都倾向于喜欢那种干净、简洁、克制的表达方式，可能与这样的成长环境有着天然关联。我并不是说南北地域气质天生不同，必然会导致每个作家写作风格的不同，因为写作风格的形成是个复杂问题，对于作家来说，写作风格形成至关重要的因素并不只是成长的地方环境因素，还有透过地方看到更为丰富的世界因素，还有很多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因素等。另外还有来自经典文学领域的影响，比如福楼拜、卡



赵松携新书《等下雪》在北方图书城参加“文学与故乡”分享会，并与读者交流。

夫卡、海明威、博尔赫斯和罗伯-格里耶的观念与文本的深度影响。

谈家乡：辽宁是文学创作的原乡

本报记者：北方的地域气质塑造了您冷峻的文笔，此外，辽宁对您的写作还产生了哪些影响？
赵松：我在辽宁生活到30岁才离开，语言方式、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是在当地形成的。从地理概念上来说，我是离开了辽宁，但在精神上其实从未真正离开过，因为这个地方的气息都已经渗透到我的血脉里了。尤其在写作中，作为家乡的辽宁、抚顺，不仅是非常重要的素材来源，还让我对城市、对人的状态不断产生新的想象。无论写都市里人的悬浮与漂泊，还是写普通人的精神处境、个人情感与人际关系的困境，其实很多时候的思考与想象都不可避免地背后隐藏着属于辽宁、抚顺的环境与人密切相关，这一切始终在我心里存在。
本报记者：抚顺是一座移民城市，在多种文化融合的地域环境长大，给您带来什么独特的写作视角？
赵松：我的祖辈来自山东与河北，我从小在多方言、多风俗“混搭”的环境中长大。这样的成长背景，让我从来不会用单一标签定义东北、辽宁和抚顺。很多人喜欢用简单化的刻板印象看待东北，但其实东北、辽宁乃至抚顺，内部差异特别大，每个城市的口音、习俗都不尽相同。像沈阳和抚顺的一些区县都有明显口音差异。另外，东北人也不只有热情豪爽、能说会道这一种面貌，同样还有很多安静内敛、敏感细腻、不善表达的人。

在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气息，尤其在文化上的开放态度，能直观地反映出辽宁现在的精神追求。

本报记者：身处家乡写家乡，与离开家乡写家乡，有什么不同？
赵松：区别在于，离开家乡后，我对这里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对于离开的人来说，故乡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非常特别的存在，无论是观察、体验，还是想象，都会不断更新。这次从桃仙机场到辽宁大厦的路上，经过了宁山路、北陵公园等熟悉的地方，小时候的很多与它们相关的记忆瞬间涌了上来，大脑里会有一种回忆被激活的快感。城市一直在变，但记忆里的老街旧景没变，现实和回忆交织碰撞，就会冒出很多独特奇妙的火花，这是一直待在家乡体会不到的。

本报记者：您说过写作者要面临“看不看得见”这一基本问题，跳出家乡是否帮您更好地“看见”？
赵松：我常常反问年轻作者：你能看到什么？你怎么看？这是一个人写作能否成立的关键基点。长期待在一个环境里，人会慢慢麻木，失去对生活的环境、事物、人的观察力与感知力，“习惯了”是写作者最大的障碍壁垒。离开家乡，身处气候、语言、生活节奏都截然不同的上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确实有很多“不习惯”，而这种“不习惯”会使我保持对环境及其中一切的足够敏感。在上海看辽宁，给了我空间距离感和不同的视角。当我再次回到辽宁，会留意从前忽略的街道、风物、人的细节，关注各种变化、消失与出现，会对比两地的差异，重新解读城市。再例如，有一年我去英国，在伦敦，当我站在泰晤士河旁边时，最先想到的竟然是“这河比浑河还窄”。这种细节记忆，可能只有离开故乡的人才会有。对于写作者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对抗习惯、避免重复、不断创新。写作者在面对困境的过程中，还要持续观察世界、观察生活、持续思考并且不断克服习惯化，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自我博弈的过程。能够通过这个过程去认知生命、理解世界，是写作者最大的价值。

人物简介
赵松
作家、评论家。抚顺人，现居上海。曾获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作品奖”，小说作品先后登上“收获文学榜”2021年短篇小说榜和2022年、2025年中篇小说榜，以及第七、八届城市文学排行榜。代表作有《等下雪》《伊春》《空隙》《隐》《抚顺故事集》等。

话剧《烟雨东关街》在大连首演

本报讯 记者吴丹 王荣琦报道 一缕烟雨牵起80年岁月浮沉，一座老街蕴含三代女性命运悲欢。4月24日晚，原创话剧《烟雨东关街》在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首演。该剧由大连文化教育产业集团出品，大连话剧院创排。自2021年启动创作，先后被列入辽宁省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工程选题目录、文旅部《2023—2025舞台艺术创作行动计划新创剧目名单》、2023—2025辽宁省舞台艺术创作重点选题目录、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辽宁省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专项资金扶持项目。作为老一代闯关东人的重要聚集地，东关街见证了城市民族工商业兴起、抗击外敌、革命斗争与繁荣发展的历程，折射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沧桑变迁。该剧将东关街的故事搬上舞台，以艺术笔触，勾勒老街在岁月流转中的容颜，捕捉寻常巷陌间的烟火气息，探寻在时代变迁下深藏于人们心底的故土情怀与文化根脉。剧情围绕大学教师烟雨岚展开，她为遵循前辈嘱托、寻找“家传物件”而留守红砖小楼。在生活碰撞、情感纠缠与心灵挣扎里，三代女性的命运被层层揭开，跨越80年的离合悲欢，在舞台上叠映出时代行进中的精神涅槃。编剧杨锦峰表示，这个老街区是城市历史的缩影，也凝聚了老大连人的情感。剧中虚构的一家三代女人的故事，融入了爱恨情仇的个人命运与风云际会的时代之音，“我们想展现的是坚贞不移的精神守望和蓬勃创新的发展意愿。”红砖小楼、老式电车、“海蛎子”方言……舞台上，浓郁的大连地域特色扑面而来。“我们用老电车的叮当声和车来车往，去进行时代空间的转换。”总导演王晓鹰说，“这可以说是大连独有的风情。对方言的使用，也会让人物形象更生动。”据悉，本轮演出将一直持续到5月3日。